



新刊諧史和集

企陶山人

徐士範

輯

三衢石泉

舒其才

梓

○ 疏附侯傳

木梳

陸奎章

疏附侯木理字元通號一貫君相傳其先始於結繩
之世土處而露宿赫胥氏伐其族採其良而器用之
俾授將作匠繩墨名始著於臺閣恐或然也理刻意
深文敢於直遂雖能取紛更而貫通之然法比詳密
莫能當其鋒天下無問內外賢不肖貴賤旦事上必
先資於理甚狎恒不冠見之唐玄宗時以木強不疑

日見親寵至任事宮掖雖貴妃亦首受約束焉謂執法者在刪其繁亂而撮其要又謂治亂係於上妃由是每旦至破崖岸削邊幅拊背握手以資之尤善於解紛萬有不齊雜然前陳不數過井上有條不紊妃既冠謝之曰微卿則元首叢脞矣蓋應變支分節解觸處皆通故經綸才為世稱首與嚴道金亮絳侯房施蜀人白華逐隊而退嘗自負有草昧功得封侯率先施等用事呼為後進獨憚金先生風采頗質成焉施與白生數而罵曰君子不禽二毛汝禽二毛不仁一也以絮入以污出敢行稱亂不義二也狎蓬首之

士遇正冠者輒謝之自處以不恭無禮三也齒以剛亡而含垢者昌汝昧是不智四也與人交黑頭時甚密至皓首益踈翻手雲覆手雨不信五也雖毛舉細故而遇佞屈者輒贅牙易撓六也量長較短遺棄者多又何踈七也理聞偃僕而退嘗為妃言昔天后陸沉感業寺時無毫髮之長及寸之用吾削迹不往及稱制寵白馬寺主又烏足置吾齒牙間哉妃惡其訐以為直曰是體解猶不變者命擊去其二齒將放歸顧其鄉黨擲生批生誰可代者對曰批生號謹密但不能容物惟捫虱而已擲生校之間不容髮鄉黨莫

如理雖沒齒無怨言妃以為然柳生批生曰上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執竟放歸乃嘆曰相者謂吾二十四齒背負如龜當十年為首相惟身如槁木不免火厄今果遇上操掌握之推運籌帷幄之內信不偶矣而乃為二狂生所擠擯不見容豈非命執火厄其可逃也遂自焚死其後子孫徃上刻削太甚或怒縛而解之以鋸上不行輒罵曰解吾當以板徑情直行肖齒者多類此云

東坤子曰予嘗按疏附侯世譜稱其出於端木賜後人避仇家去端從木為木氏以為是殆起

於好事者慕賜之為人耳而非誠然也及觀侯達於治理而周流無滯與夫子稱其祖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甚類且侯具一以貫萬之才自號一貫君又夫子之所以傳於賜者其出於賜蓋無疑矣惟夫專於撥亂而反之正為己功而不知春秋無怙亂之義掛一漏萬疎亦隨之卒以及於難徒能茹納黥闇污濁奚益哉故剛而無柔道以行之雖堯舜不能理天下嗚呼侯乎女器也豈乃祖瑚璉之器乎

○靈壽先生傳

鏡

陸奎章

靈壽先生金亮字公照少好山居不知其本所出考之漢當系出金日磾故胡虜種負固於山頑鈍無恥日磾羨中國文王之化用夏變夷其種遺於蜀者為嚴道人亮之族也日磾嘗曰吾後子孫必有易服色勵清白以顯用者越若干世為貞觀元年果生亮師大冶先生曰乃所願若孔子鑄顏淵因受其模範益刮垢磨光以成其器為人明達剛斷無毫髮隱卓然以垂休光照後世為己任有叩之輒為形容其美惡而不一涉於愛惡以故忘德怨於人薄海內外凡有

目者咸望其風采得一識面即形影相依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焉開元丙子八月群臣賀千秋節因以亮獻帝命歷試臺閣有味爽丕顯之風後貴妃短於自見帝嘉亮鑒局命往曉之遂獲深居大內號之曰靈壽先生妃每晨雖帝不及接獨亮與疏附侯木理絳侯房施蜀人白華侍左右理善解紛華善匿瑕施善將美亮獨坦其腹而靜觀三人者皆倚重焉然太察上近訐直衆漸不堪一日理與爭功曰子謂能行不言之教手亂則吾理之紛則吾解之條貫靡遺子孰與我而獲上矚顧特專亮曰君不觀漢廷

之論功哉發縱指示者功人也逐殺兔者功狗也諸君徒得狗功耳施與華聞之怒曰吾二人幸密邇清光日授君指麾資以調護君欲厚而厚欲薄而薄罔敢自用而曰狗豈不負華素志與施丹心哉聰明深察近於死必好譏議人者吾不久見君之折也由是共譖亮於上謂其俯仰取容背面不相副甘於服役雖穿鼻不恤妃亦憚其不少掩踈而不見者久之及召以憤眊聞命大醫玄錫白旃往視已而神色如故進曰昔孔明開誠心布公道臣無愧焉恨不遇昭烈耳妃慚謝初亮被薦筮之其繇曰明哲煌煌知微知

彰舍之則藏無遺身殃何用不臧欲勿往為群臣必致之及帝幸蜀妃死於馬嵬將收亮賴依乘輿而止後帝崩憐其與蒙塵之難遺命以殉葬為子二曰鏡曰鑑咸能增光前烈而鏡之名尤著

東坤子曰嗟乎雉之麗於羅者以華豹之陷於羿者以斑亮之生納諸壙而死非以其明故耶亮知習靜無為不遭是其壽豈有涯哉自其隘伯夷謂鄉人冠不正奚必望上然而去當由上然與之偕而就正可也非不知遠怨者而終以積忌汨沒其身豈亮明於前而或昏於後耶將

遇時之蒙蔽雖有道者不免耶老氏之道惟恍惟惚上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又我好靜而民自正而亮咸有焉謂得其道非耶至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雖吾儒亦何能過是耶然則尚可以自外至者為亮之得失哉

靈壽先生

○華容君傳

胭脂

陸奎章

房施字增輝號華容君蓋堯封其子丹朱為房邑侯
遂以父封為氏其後多微弱一種徙而西者雖各有
分土然往七老死草莽間不能自表於世遇土人引
白華之族相與漸染以成其材始克充上方之用焉
數傳而有薦齒生者與之並進族稍雜隋開皇時有
曰見休精幻顏傾國之術值陳後主方內荒文帝遣
之陳使售其妃張麗華眩惑其主因傾其國及平陳
以配汗血功封絳侯寔施之曾祖也始施在娘母夢
一朱衣人告之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入唐遂紹絳

封其謝表有云抱惡紫奪朱之質乏抽黃對白之才
方叨彤管之圖形遽拜赤墀而受命即顯封於侯絳
化勉浹於肌膚託華胄於祖朱望忝尊於瞻視豈必
領同乎燕上而後躋位於班生敢辭血竭於猩上以
盡輸材於慌氏上覽而嘉之施丰資醲郁光采射人
飄上然若霞舉自天子丞相下至士庶人雖嘗服色
器用之然不假於顏色曰惡用是色莊者手惟狎習
於婦人女子性好色而不淫雖后夫人日與處不疑
下至庶人妻妾賤而倡優咸矚近無間焉嘗詣相者
曰君口若抹丹火色騰上必速得近習之貴然朝承

恩暮流落恐不能久及白華幸於貴妃因薦施與給
侍左右華太事表暴施每為潤色而脩飾焉妃由是
大嘉美之見於顏面目與從事於嚙頰莫不含英敷
華煥焉可觀或動色以相賀或反唇以相稽油上然
俱忘形焉後宮下陳類借施為之先容妃嘗戲曰吾
赤族汝其易可運之掌上施對曰天威雖不違顏咫尺
臣請得以血濺上面者妃笑而受之同寅又有靈
壽先生金亮疏附侯木理上之職在定亂推為先達
而委施與白生為守文之佐惟金先生負鑒局一聽
其指麾妃因問房生得無似荷花亮曰乃荷花似房

詩史 和集 八石泉堂梓
生耳一日妃沉醉酒暈上肌忘其功與白生奉渙汗
而退明旦召謂曰疇昔之夜何至去我對曰欲以臣
為守宮者不得離左右手乎遂不樂曰紆朱之榮極
矣不去將投我於濁流因乞骸骨上乃賜歸湯沐而
終老於絳其後菑生亦即絳封遂與施子孫益雜無
別不復辨其世云

東坤子曰房施之族有二其一流於虜而蕃衍
於燕支山在祁連山二百里之內國中咸貴重
之號曰胭脂而取其妻閼氏為况所謂失我燕
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是已獨施之族在中國

產於西方而見錄於周官之考工記為有功於
世惜乎施外觀太侈赫如渥赭不能少歛以恬
淡而又與皎上之白生相習染惟務矯飾外貌
似是而非而無情實嗚呼大雅君子安靜不擾
惘幅無華雖悶上不快人意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難矣哉

華容君

○受采先生傳

粉

陸奎章

受采先生白氏名華字太素蜀人也族人咸誥迹岩
穴其先本姓鉛世傳當殷末調發詣尚方輸作遇紂
置之炮烙之形以悅其妃妲己遂自分粉骨以表暴
其志妃喜面為敷陳於上而加調護之力焉自周武
王伐紂斬妲己懼與飛廉併戮遂逃去冒姓白九傳
而有白公尾生者期女子於梁下不至水至不去抱
梁柱而死其後子孫皆狎女子曰願為死者一洗之
華實其三十一代孫也姿儀瑩徹如瑤林瓊樹皎然
風塵表物惟性頗輕浮瑣屑少所蘊藉好為皎上之

行加乎人雖不為和光同塵之習然人有微瑕輒為
面謾自天子公卿大夫士下及庶民皆不與接雖娶
媪亦厭苦之曰質任自然奚以飾為當天寶時嘗以
干號國夫人欲因以薦於貴妃夫人掩面曰毋污我
然終憐其才而薦之貴妃喜貯之金屋呼為受采先
生不名也日與嚴道金亮疏附侯木理及絳侯房施
相推致於內前其出處必偕理每被使出入於泯上
禁上之地及治定輒引退三人者乘其後而施功焉
理曾無幾微出於顏面顧謂華曰不聞有道者云知
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華不聽又惡金生之明徒事

察上不能變惡為美且謂其族類貴於己而不改形
易性忌之獨與施相和調妃暨後宮受其品題彬上
適厥中大要在掩惡而揚善被其澤者莫不革面順
以從君為金生惡其與施相浹比問之曰素以為絢
兮何謂也又啓妃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奈何欲揜
其不善而著其善與此白面生謀之妃惑於華膚受
之慙益與狎定為忘形交每夜必躬以豈菹湯浴之
而退妃晨興復偕三人者先至妃以手調弄之至爪
傷其痕不敢恤自陳惟精白一心以承天休後數為
房生間之功不盡白蓋華與施雖外相和調而華多

待以白眼故施赤心之託益淡不專又如嘗醉顏色
或偏注於房生乃怒罵曰吾悔不信疏附侯之言果
為彼赤族奴所戲自是霜毛日耗髓竭而死上追其
為人簡上乎不可尚賜後先世上堊王女洗頭盆之
地焉子孫繼之善於其職亦頗散見於民間或寓繪
畫家者甚衆

東坤子曰嗚呼塵之所加者清也垢之所及者
白也青蠅之所黥點者鍊素也古云皎上者易
污豈不信哉當華之揭已以示人而不少韜其
光雖行之以直諒尚恐弗濟而况好為人面謾

者乎及其與房生並用相和調惟壽張為幻而
又疑其間已取伶卒相持以至流落而死名與
朝露皆稀體與蜉蝣並化無聞焉豈見素抱朴
之道者哉夫以華具朴素之質有受采之地使
文之以黼黻文章則彬上君子亦可以為成人
矣今若是焉可謂不善用其質也夫

受采先生

○ 審侯傳

尺

陸奎章

周準字經始封審侯宋初人也考之史本黃帝時黃
鍾子長所生有在商者遇紂力行無度聞西伯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往歸於周及武王一天下反商政謹
權量其用益顯後文武道墜莊生倡剖斗折衡之論
子孫懼罹其害而不忘二王遂託周姓而延之神續
若干世以至準為人公平無所偏德素孚於民質雖
木訥凡所施為星分縷拆不言而喻身願而方有黑
子百餘恍如列星各安分域相者謂當遠到使居端
揆必能定民志而齊物論天下無衆寡無小大質於

準輒以身體之盡知其短長進止有常度雖百試不
差恒守一道以制萬物故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君子
有所循而不忒小人有所據而不爭當光猷仁后未
聽政已有執法之用將后意內外皆就檢柅毫分不
以假借雖貴富衆強不為益之使長雖貧賤卑辱不
為損之使短后每有製作準及并州齊銘蜀人金貫
柔理侯索紉相推致於前凡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
統紘緹之制下至民間冠裳衾履皆取正於準七指
麾曰宜左銘趨而判其左準曰宜右銘趨而判其右
莫敢自用蓋準善謀銘善斷如此俄而貫執銳以效

其力紉用長以盡其才及告成莫不曲盡其制無毫
釐爽而歸功於準焉他如宮室器皿舟車百凡之用
皆諮準而行準曰不直則道不見乃以身為度皆為
揣本齊末通變以宜民既而精妥協合無盈縮焉所
操者約而所及者廣君子謂準於是乎知繫矩之道
下至市井貿易皆為直其賈五尺童子適市莫能欺
以偽君閒輒僵卧臺閣不起雖在后前惟直道行之
未嘗偃僂將事同寅推準為先達皆奉節制然銘性
騁材貫性躁進紉性夤緣準頗約束之使無遠越衆
不能堪及后謝政神宗相安石變亂舊章后言法度

不宜輕改安石致疑於準遂論準屈身以伸道雖號
執法操縱終由乎人且無他技惟模稜持兩端而已
衆遂乘此屈折之準怒曰吾可廢吾之法不可廢遇
有代者準乞骸骨歸后英宗高后垂簾盡行仁宗之
政追封為審侯祖曰分父曰寸字積添一字按指子
曰丈孫曰引皆行而世為天下法云

東坤子曰昔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卒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謂準舜之徒非耶至於物
稽於準而禮制行矣律定於準而樂生焉禮樂
之用舜聖人亦不能舍準之道以平治天下然

則雖謂準為舜之佐也亦宜彼安石相時君欲
用周禮而棄準卒以取敗奚足道哉雖然徒法
不能以自行而聖人不疑滯於物彼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以律吾準夫法亦有所屈而準誠固
哉

審侯

○ 夬侯傳

剪刀

陸奎章

夬侯齊銛字金鏢其先齊人史失其名從景公勇士
古冶子遊盡服其化後古冶專恣不法晏嬰謂景公
曰所貴勇士者上利其功下服其勇今冶不足以禁
暴威敵而無義此危國之器也請去之公慮搏之不
得刺之不入計使自裁齊人懼去之周聞裂繒之政
尚在知不用抱藝而走至宋有官司封名敏者世居
并州轉林可山嘗贊其像又銛父也銛雖少離祖父
終得古冶子之傳刻廉剛敏所加必於其所可受為
人烏喙結喉攣膝而交股每開口有剖決輒噓然長

嘯喜砥礪庶隅以身任裁成之術制作必體驗其可
而行隨機應變間出新得性頗脩飾邊幅不能少斂
鋒鏑或規其毋徒禦人以口給銘曰吾欲刺裁品秩
以定五等之服安能籍口無所分布乎鄉人舉以充
尚方之用始通籍禁中仁宗太后器重之每有布置
輒假手於銘一日內外獻歲功后嘆曰可謂斐然成
章但不知所以裁之耳銘遂推審侯周準與進準取
稽於身條其紀綱而盈縮之既定銘按之掉三寸舌
一闔一闢以應其變湏臾所判之盡舉無疑滯尋召
後進金貫因貫召柔理侯索紉使續其緒而自與準

奉身退曰罔以寵利君成功然質本頑鈍雖后宮小
姬類能指而使之無不如志尤精雕蟲小技貫與紉
宗之莫敢自出機杼后嘗見四人在側喜曰昔文王
有四臣之助尚守冠裳之分於殷今自吾得準也從
容中道進退不失其宜非先後耶自吾得銘也排難
解紛勢如破竹非禦侮耶自吾得貫也勇往精進所
向無前非奔走耶自吾得紉也能合縱連衡以服事
我非䟽附耶遂論功行賞有差而封銘為夾侯勅之
曰書云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
命爾尚無廢先人佐周王桐封之愛保召公棠政之

遺益供厥服大克開於百為緇衣有改造之宜美錦
無學製之害用世其家毋高下其手以生厲階銛後
益顛制不法任意紛紜所至無不殘缺賴后節儉務
本不尚文藻之飾故能保其剛勁久於掌握又每與
貫相失圭角頓挫齒牙動搖漸不任事后雖勞筋苦
骨斲七資之終不稱詔遂不安表乞歸古冶氏之家
別圖效用從之

東坤子曰唐有齊澣者少開敏號解事舍人姚
宋為相不免詔焉又有齊映齊抗皆平章事宰
制天下侯豈其裔哉夫侯為世利器觀其力行

果斷而不牽於去留絕長補短以節量民用亦
可謂能獨持風裁者矣惜乎積於用剛不知守
之以柔恃才凌物務小苛巧詆竟使彼絲薄者
得以藉口乃欲舍其良規以別用其為計亦鈍
矣世不察遂謂刀筆之吏盡不可為卿豈不惜
哉荀子曰廉而不見貴者劇也信夫

夫侯

○ ○ 梁阻侯傳

針

陸奎章

金貫字原鏤父簪母管氏生於山阜初不詳其世系
蓋與唐司空啜所傳金炯同鄉域為蜀人族素劣於
炯貫嘗羨炯師大冶先生成明哲之器自度不逮別
就磨淬以精其才欲少補於世蓋精悍人也應物敏
速無所顧忌貫穿百家鑽研為功苟可以濟物摩頂
放踵為之當宋全盛光猷曹后在位欲成黼黻文章
之治時審侯周準夬侯齊鈺割正以定無有任其事
者貫因引柔理侯索紉與共事紉謝曰幸獲從先生
後敢不奉以周旋遂毅然以覆民庇主自期待與紉

深於結納務剛柔相濟日夜合雜不憚往返之煩要
之必盡其彌綸之責而後已紉每乏絕貫復提挈其
後而進用之使卒其業乃考其成紉往七留形迹而
貫歛其功若無后特憫之曰精力盡矣命封為眾阻
侯銛不平至切齒曰成筭出吾與周審侯而欲使尖
頭生長脚奴專其名耶陰諷有司上疏論之曰臣聞
選鋒銳以進攻固當討其不服禁躁望以思靜莫若
獎夫退休况采入非大國之常而鑽窺豈君子之仕
謹按金貫受材圓滑賦命寒微么麼闇奸佞疆難制
薄沾陶冶之化僅成章弄之軀獨眼慚克用之龍穿

鼻肖許由之犢進先奮乎蹠勇脫顛止於遂能雖精
矣而益精豈刺之而無刺進銳退速雖袞冕亦肆穿
窬操存舍亡在塵埃難於物色秉直謬託於矢矯枉
尤甚於鈞飾乞巧之名厚誣天孫之下降包坐中之
禍助成皇子之行兇雖鑽彌堅似勝竭才之顏子然
小而輕終類寡謀之絞人準銛定其指麾始挺身而
進取索紉被其勾引甘繫頸以隨行復恃寸鉄之威
將異七章之任縱橫用事肆然無關節之防表裏連
和率爾取斜封之便占小善雖所必錄思一毫終以
挫人不揆鯁生輒叨驚冕已聽其奉頭之竄可遂其

掉尾之私且廟謨不尚夫窮兵而仕法宜循乎常格
方共仰清明之世豈宜建恩澤之侯伏願聖慈亟收
成命審知小物免累洪爐停此大封置之高閣不惟
塞頑鈍無恥之路亦以嚴芒刺在背之防貫覽之怒
曰臣老而秃不能任陛下事然專信此并州生恐利
口覆邦家矣遂投閣亡去后令大索十日卒不知所
歸後有學刑名者遇罪人刻其額而涅之墨其從醫
家游又能達人危疾而療之族類蓋布散用於世

東坤子曰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難退而易進
固也嗟乎貫豈小人哉貫以貌為一軀勇往精

進速成庇覆天下之澤其與五就五去以急生
人者同條書所謂一个臣是已而使冒躁進之
名遁迹遠隱宋有司誠硜也然小人哉彼有魁
梧其形賢良其責畏首畏尾無所建明卒脂膏
汨沒者何限噫吾於貫重有感夫

采阻侯

○ ○ 柔理侯傳

線

陸奎章

宋柔理侯索紉字兼總蓋唐游擊將軍索元禮之裔元禮承武后欲蝟興大獄去異己者因告密擢是官令按制獄遂競肆羅織之酷每一推覆窮根祇相牽聯至數百未能訖而竟亦不免自後子孫被絞刑者繩上相繼紉始痛及先緒一遇羅織輒為牽合傳會以彌縫其闕漏使相連屬而免繫治之患性雖急切質實微柔蛇身交股族類皆盤互而居難治而易以亂毋麻氏名絲互被五色與織坊僮交而生紉抱經綸長才每應物引而伸之莫知端倪而終就條理深

阻侯金貫與結交薦紉於光獻太后曰陛下欲責臣以效績且欲致美以孝鬼神非引紉與戮力不可后曰今幅幘既長欲引領皆被服吾澤紉能任其功乎貫曰臣竭寸草之報敢以身率之紉由是每事得貫為之先益大賜力於合縱連衡之術與貫緩急相護出經入緯大事纂緝離者合之罅者補之務使黼黻文章之治俱就其條貫上足以飾帝王下足以覆萬民乃已后往觀厥成惟紉功獨顯嘆曰是真能補吾衮職之闕者紉進曰臣先世以剛繩人卒及於亂無補於時今臣請得以柔道理天下因拜為柔理侯先

是紉雖因貫以進然非審侯周準無所取法非夫侯齊銛無所取裁至是準銛讓貫曰吾三人以先達創業而令功獨留於後進恐一旦尾大不掉矣蓋紉每牽制於功成不能奉身以退故累取乏絕后問紉自視孰與三子對曰守法無私時靡有爭處物精切工信其度臣不如周準剖決如流敏而有功揚厲偉績不畏疆禦臣不如齊銛踈踴風生刺舉不避兼弱攻昧累效先登臣不如金貫至於舉偏補弊條貫不遺工於組織遠有端緒臣於三子亦有微長后深以為然命左右賜以紫金魚袋每社日許同貫在休告準

銛不與焉遇長至日復加一級進用紉遂驕倨雖后臨之亦連蜷而卧不理準銛益怒趣貫使悉其才以條上曰技止此耳后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詔舉其支屬以續緒而紉始禮閒其後亦往上自盡終無及三人者之壽識者謂索氏積類貫盈雖至紉尚不能解於天其或然乎

東坤子曰嗚呼自道喪頹世不古若士括囊則

棄之以無所長稍出其緒餘則又忌之以連類之進予於索侯見之矣始侯與三子相推引以疑庶績蓋皆有同功一體之義及一旦侯功獨

見衆隨而媒孽其短噫會合之不可恃如此朋友之際可畏哉獨惜夫侯以九尺之軀不自奮庸既因人以成事而又相依附結託不早謝絕終取藍縷之敝侯豈拙於用長者乎然貫能引進其後不絕尚有戀上一寒之風視二子之倚法繩削又有間矣

柔理侯

○○ 歐陽憎傳

蠅

陶澤

憎姓歐陽字子思池州人其先本高陽氏不才子之
 後因讐家遂冒姓歐陽父銀青大夫母麻氏少行極
 穢人皆睨視如惡上臭及長貪汚無比見青白必中
 傷之唐武后嗣聖元年拜大理寺丞與晚進高郵辛
 螫上黨混沌逢藁城毛隱共為貪酷之政憎雖口才
 不及三人之利然羅織紛紜百姓瘡痍鑽研切至人
 且死猶窮治不能捨以是得幸武后遷光祿勳每宴
 常侍左右命守肉憎竊之后怒使自劾憎曰侍食先
 嘗敬也竊之而封誌宛然智也食之不多又何廉也

皆

口集

三五

后不之罪嘗夜宴辛螫侍側問憎何以不在對曰憎
止卜其晝未卜其夜一日鎖宿禁中忽夜驚至帳中
后堅卧不起久之乃定憎嗜酒至醉墮酒缶中后親
援之憎感泣嗚咽不能休憎既得近幸乃引進黨與
充滿臺閣求為侍中后曰人能吃得三斗醞醋方能
作宰相卿吃得幾斗憎欲陷螫等而因代其位乃上
疏畧曰謹按侍中辛螫羽林將軍混沌遲散騎常侍
毛隱本以利口得侍官闡流毒百姓淪汚肌膚中外
切齒欲食其肉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螫伺
知之與遲共軟血交章論之曰憎以竈下養濫汚衣

冠吮癰舐痔貪婪無厭變亂黑白蠱惑聖聰孟氏所
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者也后亦厭其貪汚
無恥不呼自至會進見輒舉扇自蔽曰光祿塵汚人
每有所論奏至牽裾犯顏后大怒令左右麾之使退
憎雍容自得迴旋不能去后以如意擊之憎起如廁
乃免由是漸見踈斥稍裁其羽翼會秋社后曰卿去
吃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後坐臧臺尉
使收之自投于地奔走蹉跎道遇黃豹共攢食之子
孫雖衆多其儼不億然穢德彰聞世濟其惡人皆唾
視云

太史公曰甚哉貪酷之相因也蓋貪所以用其酷也所以濟其貪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貪而不酷也而不貪者也憎居大理則羅織以成其獄至百姓瘡痍而不暇恤居光祿則眷戀祿食至竊肉而不知愧畢竟為貪心所使也黃豹之食固不為不幸而子孫衆多以千億計何耶蓋所貴乎子孫者不惟其多惟其賢憎之後往往皆齷齪之流人得而唾罵之適彰其穢德耳嗚呼以憎之近御而能蘆紮自勵不以墨敗使後世稱曰清白吏子孫豈非善乎噫可鑒矣

○○辛螫傳

查

陶澤

侍中辛螫者字刺姦魏辛毗之後也其族甚多惟居高郵者號巨族生水澤中嘗草行露宿有書生見而異之曰此即浮躁飛揚善伺人意若羽翼既成所謂虎而翼者也辛螫每自負嘗撫枕嘆曰大丈夫處世當脫穎而出矣後擢刺史為政嚴酷喜肉刑尤好捏人有惟慢不脩者螫治之考訊百狀甚被其害嗣聖五年夏六月以善刑名入為侍中每夜秉燭視事鼓聲如雷則人皆流汗浹背無所措手足與光祿勳歐陽憎入禁闈螫尤為親幸引入大內風動帳開憎咲

曰辛生可謂入幕之賓矣自是聯床語刺匕不能休頗有聲聞於外人亦不疑也螿善訊刺后嘗與論群臣長短螿曰毛隱性急為害淺混沌逢性緩為害深歐陽憎飢則依人飽則颺去至於臣無他能惟運籌帷幄而已遲隱聞之以為憾共斥之曰君本章澤細人若不得近幸則無置錐之地矣今陛下推赤心置吾二人之腹中君乃肆其利口流毒天下百姓無罪而遭其虐吾恐一旦鐘鳴漏盡將何面目復見天日乎螿曰百姓亦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憎亦惡之曰安用毛錐螿大怒勵聲曰勿多言請公

入瓮矣由是憎與螿有隙誓不相見然忌其口無如何也螿用事日久貧民愁苦痛入骨髓達旦不寐呻吟之聲徹於中外后患之嘗從容問歐陽憎曰外聞辛侍中威勢若何憎曰陛下法網嚴密螿無所容其喙后揺手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嗣聖十一年秋七月后出梨花一枝示宰相螿以陰陽失和當免螿亦請曰臣老秃不能任事矣遂外徙螿雖徒然威聲猶可畏投間抵隙營求愈切為帳下撲殺之子孫甚衆世上血食后脩凌烟閣圖功臣螿以枌房之親不與焉

太史氏曰貪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為商其為
利溥吏苟廉矣由小縣得刺小州由大縣得刺
大州其行不改其利庸可既乎是故貪吏之商
不若廉吏之商其利溥也螿以晚生後進利口
荼毒天下貧民膏血而不憚謂為汚吏非耶乃
自刺中子孫血食夫亦有幸不幸耶
至其暮年芒刃不利未免營乞哀如飛鳥依
人向居草莽貧無置錐之地今則無錐可置矣
少年英銳之氣果安在哉其為汚吏之戒也的
矣

辛螿

○混沌遲傳

風

陶澤

遲字緩卿混沌子之後其先去太古末遠氣化而生
世家上黨遲性急緩頑鈍無恥破裂邊幅有相者見
之曰君腹垂過膝必作黑頭公但形如猪相死必遭
刑及長與池州歐陽憎高郵辛螿藁城毛隱共事武
后上錄囚輒使四人雜治之憎等雖稱貪酷有時而
已至於遲則吹毛求疵細入毫髮下至禽獸亦被其
害以稱上意拜羽林將軍與毛隱共宿掖庭二人相
得恩同骨肉寢則共衾坐則共褥遲既得志與隱大
作威福上下騷動不能安寢人皆側目后覺之隱善

規避遲以首惡獨坐大恚罵曰乃為猾虜所賣隱自負捷才遲以駑鈍位反居上甚恨之乃數遲罪曰居高位肉食而使元首叢挫不忠也亂頭養望人皆岸憤見之無禮也蠢爾無知為人所愚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不智也遲曰子惡知我夫疾痛疴痒而敬抑搔之非忠而何奉頭奔竄擊拳曲跽非禮而何作事隱微善藏其用非智而何遲腹肥嘗偃卧見后輒轉不能起后曰汝腹肥百姓瘦矣雖擢髮可數其罪手遲揣知上意遂變形匿上林中然猶不忍忘其秦養之恩曰遲上吾行也后密詔捕之不能得復竄於不

毛之地衣垢弊之衣而為惡尤甚憎螫共為膚受之愬后怒遂舉族烹之臨烹嘆曰以相者言臣固當烹但負吾赤心耳詩云不屬於毛不離於裏其我之謂乎遲烹而子孫在上林尤盛然亦多遭極刑或焚或烹或少小已被手刃人以為積惡之報云

太史氏曰人有恒言炳白決烈者暴之徒舒徐陰伺者善之徒昔以為然特虛語耳何則混沌遲性隱忍見人匍匐若不能行其善之徒耶而其為害至久盤踞牢密卒不可去其被禍也尤酷至於舉族烹之天之報施其何如哉嗚呼寓

至巧於至拙藏大智於極愚久矣哉遲之行詐也子孫遭極刑多被手刃黑頭公可久作耶

混沌遲

○毛隱傳

蚤

陶澤

毛隱字細君藁城人毛遂之後也為人黑色龜背性躁急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微時常居下濕之地人未始知也嗣聖五年春二月入宮拜散騎常侍與侍中辛螫羽林將軍混沌暹光祿勳歐陽憎共事武后隱狡猾多智后指之曰此跋扈將軍也既得近幸遂屈體承順摩頂放踵無不為之或出入跨下亦不為辱為政嚴酷於螫每夜間決事螫經營於外隱為內應使人終夜不寢背不帖席隱每以微時所不足者徹喏之曰是葦無吾目中后戒之曰塵埃中若識卿

則人皆物色之矣歐陽憎惡其太銳每以賄籠之不能得既而嘆曰混沌遲雖魯可運於掌上至於毛常侍瞻之在前忽為在後不可量也隱居大內才甚敏捷雖智者莫措其手辛螫言於上曰隱本小人陛下封以膏腴居大廈之間而卧於細糞之上及時去之撚指之易耳不然吾恐噬臍矣后亦惡其跳梁遂深啣之或至鞭朴隱退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可以行矣遂率中屯衛軍作亂禁中后憂忘寢謀於群臣歐陽憎曰混沌遲毛隱此二人者一體之人也往年烹遲隱固當反辛螫進曰為隱計有三割據膏腴上也

寓居藁城中也若乃陸地而戰斯為下計陛下可高枕而卧矣后曰得卿言虜在吾掌中矣隱出中計后愈憂之遣左右指受方畧席卷長驅捕之甚急隱惶懼不知所出遂自溺死子孫雖衆然進銳退速亦皆如隱

太史氏曰君子為政不可欲速而天下之事每於忙後錯了毛常侍遇事剖決可謂捷才而乃為人所譖何耶性暴故也夫隱之於后本骨肉至親所謂貴戚之卿有過則當面折苦心諫之雖撻之流血可也顧乃束縛之馳驟之若牛

馬然急則敗矣百姓尚不能堪况君臣乎后雖少恩亦自取也其後乃以小嫌起兵于衽席卒以溺死昔人云浮躁淺露非享爵祿之器諒哉

毛隱

○墨姬傳

竹夫人

陶澤

墨姬者孤竹君之後也母荀氏生於蒼梧之野姬為人冰肌玉骨有烈女風然思祖伯夷以清節死遂變行和而不流自天子至於庶人與同寢抱懷不亂嘗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馬能况我哉唐明皇天寶五年夏六月被選入宮帝居華清宮思南方多事終夜不寢面赤汗流浹背姬每虛心以解之由是遂得專房之寵雖貴妃不與亦不忌焉帝欲幸輒辭之曰曾子謂十目所視以妾觀之豈但十目哉帝為凜然有後進錫姬俱被寵然每更迭用事

不得覲面帝咲曰所謂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每
休沐乃相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一旦錫姬相曰君勁節多骨必得近幸然身如槁
木未免火災之厄墨姬曰妾見君如探湯第可糊其
口於四方耳安得傷吾六七尺之軀哉錫姬曰誠荷
足下眷戀之恩故敢冒進溫言今乃惡妾如探湯所
以不能不熱中也墨姬大怒爪其膚曰吾恨不漆汝
頭以為飲器帝力勸乃解名置別宮永不相見墨姬
雖被寵然無人道之感而有娠帝以為不祥筮之得
屯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姬聞之惧往來憧

上莫知所出肌骨枯槁帝寵少衰秋夜帝夢遊月宮
極寒不可留姬與貴妃爭寵誤批上頰帝大怒曰與
卿同寢芒刺在背所謂剥床以膚也此輩但可束之
高閣因以柱斧撞之姬走避床下嘆曰將恐將惧置
予於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世態炎涼乃至此乎君
數歲室廬益荒廢至於蝟蟻在戶二子破腹而出卒
符十年乃字之言姬發憤抉目解體自殺於火而死
於是火災之說亦驗所生骨格雖肖妃然削方為員
無復峭直之行云

太史公曰墨姬之行可謂善學伯夷矣然君臣

朋友欲其久而不厭者宜莫如敬而姬乃削去
邊幅至於同寢裸裎而不知愧是能以其可學
伯夷之不可不能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
至其晚年失寵不能自遣至於自焚則又與少
年所行迥不相似何耶夫四時代謝成功者退
亦各後其時也姬乃欲無冬無夏獨擅其寵可
謂不善處窮者矣火災之厄其能免乎

墨姬

○錫姬傳

湯婆子

陶澤

姬本姓山晉山濤之後也母石氏生於錫山之岩穴
間遂號錫姬唐將作大匠往見之曰此奇物可居遂
鬻而歸陶融既久切磋琢磨漸以成器姬為人大腹
短項貌雖醜腫然肌膚潔白不施鉛粉而瑩然可愛
坐如泥塑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明皇天寶五
載冬十二月墨姬寵既衰姬以良家選入貴妃洗祿
山畢即飲以湯作大襁褓以裹之納於後宮然口善
傷人每三緘其口為時帝患寒疾終夜以足加其腹
姬善承順熏然和氣襲人每早朝則勸帝洗濯以自

新傾倒必盡帝俯首受納為之改容嘗曰溫恭朝夕
卿之謂也帝一日將行幸諸宮人皆競粧以待姬獨
坦腹於東床帝指其腹曰此腹中何所有衣得無薄
乎姬曰滿腹皆春意何患於薄明年二月春和煦後
苑構沉香亭成召貴妃燕飲帝卯酒未醒不覺心熱
頗思墨姬錫姬因譖之曰墨姬美如冠玉腹中空上
未必有也墨姬聞之以為恨因重賂內侍爐生使疏
其短爐生乃面折姬於前曰姬為貴嬪而蒙布被詐
也飲必盈腹貪也雖有涓滴功然非臣等吹噓之力
則不能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陛下與姬寢一跌足則

傾覆可立而待詩曰艷妻煽方處其是之謂乎於是
姬遂失其寵一夕夜驚自捫其足曰虜傷吾足遂貶
姬出居冷宮尋烹爐生姬既廢面如浮垢背有台文
遂得消渴漏疾老不任事又明年冬帝夜寢欲召幸
姬辭曰誠欲再幸必重加錫命乃可帝遂止天寶十
五載祿山反入京師燒宮室姬被焚死焦頭爛額子
二長曰壺次曰注肅宗至德二年上皇還京錄帷幄
舊功授二子光祿勳賜歸湯沐邑子孫蕃衍至今不
絕

太史公曰錫姬一本姓陶氏陶唐氏之後也今

按族譜所謂陶姬者乃錫姬女弟以生於陶復
陶穴間故號陶姬為人甚類其姊但溫和稍不
及焉以其嫁寒士故史氏失傳夫終溫且惠婦
人之德也若錫姬者可謂溫且惠矣且其勸帝
洗濯以自新有盤銘之義焉雖古賢妃不是過
也然器小易盈物滿則覆理勢自然無足恠者
姬乃不善持盈卒以口敗豈其不謹尚口乃窮
之戒而致然耶後世守盈成之運者可以鑒矣

錫姬



